

九江府志卷之十六

詩文志

文

德化縣

濂溪先生畫像記

朱熹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

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邵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移擢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處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州薦爲廣南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遂得南康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

古人風爲政精密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
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
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
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
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
賢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
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
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

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吏無敢與
相可否者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
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蹟來南昌縣
人迎喜曰是能辯分寧之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
更相教諭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
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
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

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處先生適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

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於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饗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擢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墓祠堂記

童朝

宋濂溪周茂叔先生墓在郡城南清泉鄉栗樹嶺之下迄今五百餘年所謂濂溪書院則在其北相遠五六里許春秋釋菜之事多行於書院而墓則罕謁焉潮蒞郡展禮於書院因至墓所林木覆蔽榛棘叢生不能別視乃命役人剪薙以入而墓塚纍然始見按年表宋熙寧辛亥先生聞母仙居縣太君鄭氏墓爲水所嚙乞知南康改葬廬阜清泉社三起山次年壬

子上南康印綬就廬阜書堂定室歸之又次年癸丑先生不祿就葬仙居太君墓左配陸氏縉雲縣君繼配蒲氏德清縣君墓皆在是於乎先生之碧旣化於斯神豈遠乎曷不於此祀之於是庀材命工創祠堂一所於墓前堂凡三間尸先生像於中扁曰宋元公濂溪周先生祠中又別建愛蓮室三間室前鑿二池植蓮於內本其所愛也前祠門一所扁曰濂溪先生墓外又置民田地山塘四十七畝一分零給付本郡

道紀司都紀蔡玄微掌領之收其所入以爲祀事之
需此皆出於公帑之美者毫髮不漁於民也數年春
秋祭祀皆行於中祭畢墀土於墓而歸潮惟先生本
道州人而簿分寧知南昌又知南康軍皆我一方之
地而又沒於此焉則此地亦爲先生之闕里也先生
發伊洛之源上繼洙泗千載不傳之絕學而太極之
圖易通之書直與六經相表裏其功之大自孔子以
來未之有也先生已從祀孔子廟庭矣茲墳墓所在

之地學先生學而祿於斯者可忘其功而不爲立祭
田祭所以報其本乎禮鄉先生沒尚祭於社先生沒
於此地而祭於此地豈曰過乎誌有朱子祠堂記畫
像記載先生事實甚詳末學敢贅言以蹈潘氏銘墓
之譏聊取建堂置田年月記於石上使後有所考云

濂溪先生祭田記

陳哲 知府

祭以崇德報功匪細事也祭或無田牲殺所須籩豆
簠實之供奚自手出出無常所則趨苟簡事文具祀

或有時而廢矣夫自秦漢而下士不知道先生起自
春陵始倡鳴之其有功德於民生甚大雖從祀廟庭
為天下通祀然九江實過化之地且體魄斯藏如闕
里考亭然者其可廢祀事趨苟簡乎哉此先守童君
潮祭田所由置也顧惟田止二十畝地如之所入無
幾予恐祀事或趨乎苟簡謀諸同寅二守陳君塏通
府李君文推府蔡君昂相與更置腴田十畝以相之
庶乎可以無慮矣或曰昔闕里有 賜田考亭有祀
田皆勒其田形界至於石以為久遠計所以重祀事
重斯道也茲堅珉在庭鐫者俟命可無一言以記之
予曰然遂書此以付從事其田若地之形勢四至并
守廟者姓名則列諸下方云

重建守備廳記

傅榮 教授

九江禹貢荆揚二州之界彭蠡以東為揚州以西為
荊州晉割二州之地置州曰江州元因為江州路至
正十九年陳友諒僭據居民屠戮殆盡我

太祖高皇帝遣天兵撲滅之居民以安舊制府隸江西
衛隸南都使府衛各有所統而不得專者良有意也
民享太平百有餘年

皇上居安防危以九江乃荆揚喉襟南接滇蜀北抵京
師上流總會之要地不可不設官以鎮之因推選武
臣一員守備焉而翁琦汝玉以京衛指揮使來膺是
任 勅書特下汝玉竭忠盡力罔敢怠違政成三年
陞授署都指揮僉事所居舊有廳隘陋且居東向非

崇奉 玉音之所因遷南向創正廳九楹翼左右廊
者各三後為思政堂而翼以廊者如廳事左右之制
進十步為儀門又十步為前門又進三十步立坊牌
扁曰鎮靖甃石為中道周圍以垣宏敞壯麗煥然一
新事竣請記於予予惟保障雖以智勇為先亦以貪
墨為耻世祿之官明於此而暗於彼者多矣翁君汝
玉沉酣韜畧涉獵經史立身行己惟以清白自勵豈
可以尋常世祿者觀之哉公署之修特為一方觀望

誠有弗獲已者且其費出自已俸分毫無取於下願有所助者僅二十之一嗚呼汝玉其賢矣哉然而四境無虞軍民安妥上以副

一人之命下以紓千里之憂此汝玉方進而未艾者不容贅

新遷九江鈔關記

王汝賓行人

關新遷者蓋其舊之不可仍有不容已而圖以新之也遷得其地而新得其人夫豈偶然之故哉九江鈔

關前此未聞也妨於景泰初年以國用不敷權舟稅以充之四方商舟駢集其地而關之地實當合流會派之衝夫放船雖無

關則有禁船之自西而

下者收入小江之口最便惟北上而候納者漫無依泊一遇驟風帆檣相擊立見傾流往往怨聲動地而關之厲商如此予自儒生時嘗竊為計當其事者每以成規憚於改作嘉靖改元辛巳予叨官於朝明年壬午春主地部事李君經有督關之行始得悉以故

諾之若未信然越三月夏予亦奉命便省偕李君飲
端溪署時暴風偶作予逆知有壞舟事少頃吏報如
料李君始知予言不謬而遷意決矣會巡按御史程
君啓充分巡僉憲王君崇慶兵備副憲周君廣繼以
謝君迪過當一時議合符節同往相基得今址於龍
開河西海天隄北事定李君陳利害并計所需走白
司徒孫公謂今所遷關居腹心船收兩腋自北上而
候納者泊於龍開河獲免衝激之患司徒公然之具

奏請得允遂移文以行之李君亟以冬十一月興篲築
遠近稱便者如出一口基始半而以期滿行矣又明
年代者員外郎張君居仁劉專督之值歉船不及數
多方處分日考月計而厥功成焉關前臨江涯以木
石交構扞水廳堂高廣率加舊前堂深五尋許後少
遜堂之前有二大門遠堂基如深旁有小房數楹以
處阜庫門外立二坊相向移鈔關坊於中設鼓樓於
左右甚聳觀望基高地七尺橫四十倍於高直倍於

橫者半周圍以甃石為墻約四百餘武高近尋此關
規制之大槩也至於所費則取其羨餘夫役則出自
五縣董之者則檢校蘭棟廼若提調前有太守王君
念後有方君仕若同知范曰初通判安曰節推官余
曰世盛協力贊相此關之所以成也予嘗因其事而
重感焉前有欲遷者方卜築而水弗果至是水不及
岸者二年乏大木為梁棟求弗獲忽有合抱之楠順
流而下江人楫舟得之數年關口一帶俱衝塌民居

傾側關路漸以不通即此數者無往而非遷就作新
之機也則關之興廢豈偶然哉工將畢張君以甲申
春正月丁卯遷聽政商民得於創見者皆喜遠害而
就安懽呼滿道亦足以見一時之盛事今君行矣踵
之者若能因此關而推以新之則今日之遷豈直快
斯民耳目而已哉張君以功成當有紀以屬予予喜
天人之協相且幸予言之有托也乃不辭遂書以為

復庾樓序

劉孟都御史

憲副何公為兵備九江之明年德施威振商民大悅
乃作危樓於公署之左而以復庾名時一登焉且自
為文記之又從而詩之鉅公名賢咸賦詩其上公將
刻之辱以示予予曰公之作斯樓也將以寓忠愛之
思焉爾而豈徒為遊觀設哉昔晉庾亮建樓茲地日
與殷浩陶侃溫嶠諸名賢聯袂同登協志運籌以成
江左靖難之功今公繼秉節而來覽廢址之猶存悵

前樓之莫購鳩工興復公烏得無情哉且在正德間
寧藩構變江城被攻今雖完固而公安不忘危保障
之心未嘗釋也於是畢力營構而致志焉想公一登
斯樓四瞻雲表見山郭之隱見則指而思曰此某郡
某邑吾民之居也於今其有康乎俯矚江流見風帆
之遠往則指而思曰此舳艫啣尾吾民之商而遊也
於今其有裕乎則又思曰凡前乎吾鎮節于此與今
吾之所設施其亦有便不便於商民者乎小者立決

大者疏請而為之罷行焉蓋如是者於今二年矣
刀斗不施教化大行下足以慰三省徯蘇之望上足
以紓九重南顧之憂公之譽望於是乎顯矣則斯
樓也公固作之以寓忠愛之思而厥功之成不在茲
哉以今視古將無同哉名以復庾宜詩以張大之也
亦宜公揚州人名棐字輔之起家名進士為閩之浦
城令超拜監察御史以功遷太僕少卿改今官不少
折節于人而所至有廉能聲此予之所稔知也公欲
得予序遂序以歸之俾登斯樓者知樓成之自後之
繼公者尚葺斯樓無朽也

遊東林記

姜輅本府同知

嘉靖丁亥歲孟冬月大中丞梁公大巡朱公並委輅
暫署南昌事是月十七日啓行太守馮公大行王公
小餞於南城樓遂別焉未幾東林宛在目矣山路逶
迤樹木蕭瑟馬踏殘黃印地有聲但留枝楓葉遙望
如火樹然就近祗見其老態難同二月花之嬌媚耳

獨蒼松翠竹挺秀於風霜中還可羨也轉眼不覺到
虎溪案背俱山前後如畫泉流環遶潺湲不絕響兩
坊牌高聳於錦樹叢中一日虎溪一日西江第一山
群芳掩映金碧煒煌騷人創見之初當仰天大笑舞
蹈而不自知况元亮諸公何怪三笑耶東林行童持
香來迓老僧拄杖引至一亭亭下有橋橋下一洞勺
水暗流蝙蝠輕飛出入洞口畧不避人扁曰長舌溪
驚問曰婦有長舌僧家寂靜亦為之耶僧曰因溪聲

不斷名之耳婦言傷煩溪聲不斷羨惡不嫌同詞又
引至井亭井深三尺許淫雨不盈久旱不涸一泓清
澈照人面目如鏡又邀坐於方丈名公佳句崢嶸四
壁起而誦之惟恐不盡人與景會景與詩會撫掌曰
信哉西江第一山也既而語僧曰東林始於慧遠僧
菴以遠公有墓塔在寺西時乘輿步至小兒烈隨行
萬樹中一祠祠中藏墓纍石為之堅確如錚錚之鐵
語僧曰慧遠見重於後何修得此正以所接談者元

亮耳彭澤千載人重元亮則慧之名因而不朽昌黎
之於太顛東坡之於佛印皆是也嗚呼擇交豈苟也
哉已而日色冉冉啣山命僕夫扶轎自叢林中出撥
蘿衝霧遂還宿於東林僧房小憇四山靜峭忽起落
木之風颼颼振谷若有可駭少頃鍾磬齊鳴群僧禮
佛喃喃朗誦之聲徹於寢所雖黎園過雲之調亦不
過此啓戶出視碧天如洗星辰森列半月高懸於喬
松之上星月之光宮殿之色上下照耀貪看之久寒
氣逼入奚童速請還寢突然深山之穴猛虎一聲山
谷動搖群伏驚駭語左右曰此真虎溪矣遂閉戶就
枕次早速裝命駕上下山坂亦勞矣雖然昨者之遊
亦樂矣遇詩景則樂遇王事則勞君子素其位而行
可也遂作遊東林記

德安縣

義門記

胡旦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陰陽運化天之全功也剛柔成形地之全德也仁義修身人之全行也是以古聖王則乎天法乎地理乎人堯舜率天下以仁湯武率天下以義義也者仁之基行之本所以教九族協萬邦厚人倫美風俗者也昔周德方盛文王化行關雎樂而不淫螽斯欲而不妬子孫衆多流於歌咏故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內崇親戚外樹聲教聲教所被從家至國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成王之時管蔡失道周公攝政大義行誅自是宗親恩漸衰缺召穆公傷其不協作詩糾合故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允今之人莫如兄弟逮至幽王不親九族好讒信佞骨肉相怨父兄致刺而作詩焉故其詩曰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平王東遷澤不下降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故其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周鼎既亡戰國騷駭秦廢諸子

漢滅親王魏則聚鄴以終亡晉則分藩以致敗南北
不競隋唐失綱骨肉參商宗族魚肉朝不自理政奚
有經廣明以來中原板蕩而江表無事人民安樂廬
山崔嵬號為南障彭蠡浸其左九江注其右豫章都
其南潯陽宅其北山高水澄秀甲他郡土沃人阜名
聞四方象崇豈第之風門尚敦睦之義其籍甚者惟
陳宗乎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蕪
唐玄宗時舉進士為右補闕仍留翰林院贈秘書少

監生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秘書少監集賢
院學士無子以從子寔為嗣官至鹽官令生權為高
安縣縣丞其孫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于
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太平
鄉常樂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
之道必從孝弟始乃撰家法垂示將來至哀為江州
參軍偽唐李昇旌表其門開寶末江南平太平興國
七年張齊賢為江州轉運奏言陳氏積世義門全家

孝行在李煜時尚蒙蠲免今歸聖朝豈合徵收宜免本
戶沿徵雜配庶彰德化詔可淳化初殿中丞康戩理江
州事又奏陳氏一宗骨肉千口近年乏食饑貧難濟請每
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以贍之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
陳氏上家法二篇送史館繕寫賜王公各一本使知孝義
之風焉開寶之末計口七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
百七十八口青顯祖也伉二世長也崇三世長也讓四
世長也來五次長也昉六次長也鴻七次長也達八次

九江府志卷之十六

十七

長也竟九次長也肱十次長也今龍十次長也今旭十
二次長也春秋傳曰五世其昌並干正鄉八世之後莫
與之京自旺至青五世矣至來八世矣讓來昉皆兄弟
共爲一世來立義門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盛由鴻以下
又昆弟也若崇爲長史勛爲蒲圻令玟爲德安令禮爲
吉王府司馬來爲司士叅軍昉試奉禮郎恭爲洪州掌
書院記密知舞陽縣事賞爲渭州軍士推官皆衣冠
之榮者也若珪儔爲節度押衙玦爲都知兵馬使讓爲

衙前兵馬使繆渥為節度總管部為感義都軍頭
輝為討擊副使謙為館鐸使涼為教練使皆吏職之
崇者若郢為三史用為三禮昭昱琛卓為三傳遜儼
度漸績誘求陬延年並舉進士喬省象誥策碧岳位
諡延之並作詞人皆文學之英才者也斯乃五世而
昌八世而大非獨田完之在齊實乃陳氏之於今世
天地一氣也萬民一性也政教一體也若清若濁者
為善為惡者好仁好義者固有不同予觀陳氏之宗

清而純善而義而正才者不矜技者不街清純者也
富則不驕貧則不怨善和者也有勇不犯有剛不折
義正者也吾以為士民之家未有若陳宗者其謂熟
堯舜之道循湯武之法受文王之化承召公之詩歟
不然何其義之若是哉天兵之討江州也陳氏昆弟
七人在圍中及城破軍民殺傷殆盡七人異處同歸
一無所傷義感也至道以來仍歲饑旱陳氏舉宗啜
粥雜以藻菜怡然相存義之至也若其天無災害時

無厲疫歲有豐穰之利政有富歲之教豈惟壽考之福亦將千億是保丁酉歲夏予以尚書兵部郎掌綸誥持史筆坐命詞不當連貶嶺表己亥歲會赦東歸辛丑春過潯陽登廬阜因訪名家得詣陳氏覽世譜閱家法詢事實籍口屬具知其狀因為之銘庶乎傳之四方留是來葉葉者 其詞曰

舜有盛德其後必昌曄曄陳宗義風克揚家法定式義門表德如何在上不為世則古人有言理家如官

若官尚義其俗必安義則非利利則非義義利二途人思共致尚義則崇尚利則窮伊惟陳宗世襲義風僭昇為煜猶能敦勗逮我聖宋恩惠駢屬聖宋萬年子孫億千德澤滂流陳宗縣縣

陳氏書堂記

徐鉉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繫乎人者也聖王之處士也就閑譙孟母之訓子也擇隣居玄豹隱南山而成文章田連適東海而移情性此繫

乎地者也然則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均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意外於居矣潯陽廬山之陽有陳氏之書樓其先蓋有陳宜都叔明之後曰蕪為秘書少監生京給事中以從子褒為嗣至鹽官令生瓘至高安縣丞其孫避難於泉州之仙遊生伯宣註史記今行於世昔馬總嘗左遷泉州與之善友總移南康伯宣因來居廬山遂治籍於德安之太平鄉常樂里合族同處迄今千人室

無私財厨無異爨長幼男女以屬會食日出從事不畜僕夫隸馬大順中崇為江州長史乾寧中崇弟勛為蒲圻令次第攻本縣令能嗣其業如是百數年勛從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揭之旌其義也袞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竒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

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蛇從子渤族子乘登進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遜曰範皆隨計矣四方游學者自是宦成而名立蓋有之於戲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滿腹學如不及仁遠乎哉昔北海有邴鄭之風離騷有江山之助者皆古也門生前進士章谷嘗所肄業筆而見告思為之碣會陳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因來告別援翰以授之時太歲己巳十一月九日記

瑞昌縣

重修學記

呂光發 元人

士大夫言政必及化故以黨庠術序為急務而習俗日躋於渾厚士大夫言政不及化故以黨庠術序為迂闊而習俗日淪於鏗薄奮身衛道用道變俗必有所繫矣九江號古今重鎮俗素淳美自大元混一區宇以來多選賢牧守撫臨之若尊崇學校表章儒先損齋陳公尤拳拳焉公初下車祇謁先聖先師廟庭

俯仰顧瞻首崇禮殿正充沂邠鄒四國公配饗位而
凡祭祀之冠珮豆籩爵坫壘勺無不新設學之講堂
齋舍廡門無不重整泮宮視昔已相萬矣濂溪景星
兩書院改築一大新之美哉輪奐羽翼宮墻邦人聚
觀詫為盛舉公曰未也帥五邑尹競起其學瑞邑會
魯鄉展侯成平子為大夫懼墜教基爰咨爰度士爭
輸力益以學廩廟廬齋閣堂庑塔戶下逮庖福不日
革去荒陋甃築垣墉周遭又萬尺有奇學復壯麗如

新成焉此一役也達魯花赤亦刺馬丹簿領張君演
實勸相以集厥功蘇君廣繼至承簿領慨乘時趣允
役事噫長屬用心亦勞甚矣公又曰未也廬山奇秀
甲天下高士逸民所棲先賢往哲所樂流風餘澤沒
世難忘乃增陶淵明祠復狄梁公廟崇周濂溪墓修
司馬溫公祀葺陳了翁故廬瑞邑雖褊小元次山不
鄙辱居交隣有詩至于今灑叟溪翁咏嘆不離口蘇
文忠公亦於此乎館行李徘徊幾不忍去亭山紀行

揮灑點畫墨尚浮於琅玕露葉間東西行者實為千古奇事公復構堂合祠兩公於蒼城墩之上凡古今諸賢轍跡所重顯設張皇不遺餘力而躊躇感發自有得於山川磅礴之外此時此意豈迫切於簿書期會者所能勉強哉嗚呼夫子之廟徧于州邑夫子之道載在六經國家生民命脉皆懸於此公來為邦獨主張是不惟夫子之道賴以宣明凡後之讀夫子書為夫子徒者皆知崇正以具民瞻夫豈言政而不言化哉綱常立而仁遜興器頑消而獄訟簡叢英旅俊弛役蠲征蹈德詠仁拜手稽首而誦之曰黨庠術序之教宛然古風復見今日

皇上下大恩所淪洽也先聖深仁所流演也賢太子登善扶誼之功所陶煦也不知將何以報哉予雖不敏幸奉教條周旋其間可由之而不知知之而無傳耶用集衆美治金伐石使後之士大夫之所取法云公名元凱字時舉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贈太保陳公希亮

七世孫也學尚鄒魯心持謙抑名士多宗之稱損齋先生今以教化政事為二千石最會且召矣人士常不得私其澤又豈讓學所能專其美哉

湖口縣

游石鍾山錄

周必大

乾道丁亥十月十七日予泛舟至湖口縣縣港僅能容舟水稍落則不可泊岸過上鍾石之崇壽院有澄軒下臨鍾石而為張巽縣尉所占約寺僧訪之山又

榛蕪張自云近稍芟治巖洞間多熙豐崇觀以來士大夫題字其中一石高四尺扣之控控然東坡所笑者此也江水西來而濁湖水南來而清合流僅五十里方混無為子揚次公一聯云濁浪自分清浪影真山從作假山看語殊中的蓋山前數石絕竒巧而不宏壯全類假山耳張生餉剗剗酒不能飲命車登嶽廟巋然山之上前列五老峯殿宇數層殆百間高處可望淮南五祖二祖山次至下鍾石廣福院山路梗

塞板緣而上亦有一石闊丈餘可扣擊他石否然則
李渤所謂南聲北音亦未為無根向者齊山衆石中
獨一石聲如磬不知其理果何如僧荅云相傳水中
有鍾與此磬石相應東坡辯之詳矣聞水涯尚有一
響石而線路臨深潭蔓草蔽之予步往幾墜不測當
作齒鐫銘以為戒也山排地稍平處前臨江湖面對
廬阜左映井邑右帶淘河洲若創一亭當為湖口絕
景江行望上下鍾石皆截嶮數十丈及游其間則有
岩穴亦有幽邃處上石尤巧

彭澤縣

讀書岩亭記

王德淵 元學士

夫古跡之傳世因大賢而得名奕世之後廢興顯晦
之不可必幸與不幸係焉幸者如謝公之墩值荆公
而名愈彰不幸者如李靖家廟鞠為楊氏馬廐遂浪
滅矣彭澤縣尉廨後之讀書岩其亦幸矣乎始者前
宋時眉人石振字興宗作尉於此携其二子就岩讀

書黃太史訪興宗遂為親書二字曰讀書岩當時名
卿賢士大夫題詠旁午珠璧交映自宋迄今兵火不
知其幾遂使絃誦之地委於榛莽之墟今縣尉和公
仲寬來蒞茲境入居解舍按圖經尋勝跡剔刷苔蘚
芟刈蕪塞復舊觀而一新之又構六角亭于岩之前
志復古也仲寬廣平儒者用孝廉舉起踐仕途退公
之暇挈其子遊憇岩亭口吟手披不知老之將至云
耳時年七十四矣其與興宗石君異世同符氣類感

召夫豈偶然也哉予適奉使弭節龍興仲寬達書請
文其新建之碑予竊思惟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和尉
父子既已朝夕讀書而不敢犯法人倫明而盜賊息
矣終之犬足生鼈訟庭多草綠林無警赤捧不施者
岩亭之功為不細矣予又聞古有大人先生亦有讀
書岩仲寬知之乎以雲霄為亭以星月為燭以彭蠡
為硯池以匡廬為几格卷其帙則為閉藏之冬舒其
帙則為發生之春不敢高誦恐驚天下之耳不敢多

傳恐駭天下之目大小雖殊其言似誇無是事而有
是理果若是宜其不然君其問諸子虛不識可得一
首肯否恭承來命作文已竟又附之以銘曰 彭澤
尉司于江之湄于山之隈維石岩岩讀書有龕魯直
字鑱前有興宗後有和公臭味則同韶刃捲旌盜賊
清寧文化大行後來者誰修葺為宜勿荒勿嬉江山
變遷亭碑竝然芳名永傳

馬當山記

解縉

馬當山在小孤下三十餘里隸江西彭澤縣連岡趾
頂皆石蜿蜒騰躍自北而南至江西止山之北崖俯
臨湍水不測之淵魚鳥結巢栖息其間以萬數人迹
罕至亦莫得而害焉故凡舟上下衆呵叱之不為動
迴翔俯瞰磔磔然有聲甚自樂也余以讀載記感王
勃禱祠下事竊謂神之靈且好文也廿年間往來經
此常欲一造其上而不果求樂五年丁亥二月余自
詞垣出臨桂藩將妻子歸江西十六日道出祠下時

雨初霽湍瀨甚急舟人極其力操舟乃得至山麓小徑從東委曲而上巨石森列古木蒼然有石狀與虎無異進拜祠下望像蓋唐人衣冠而宋石刻已稱水官廟不知其何以云也唐宋碑碣無一存者石上題字一多漫滅可見者唐太和中某及宋皇祐六年奉勅禱雨者某官而已廟祝姓萬謂言舊有半山亭馬跡亭石上宛然云昔神人之遺余亦徘徊久之乃登舟從余游者男山呼婁金

本府舊志前序

童潮 本府知府

孟子論諸侯封國之制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是以典籍為首事也三代之後如杞如宋皆不足徵克存之者惟魯而已如春秋之季僖桓之宮猶有禮書御書象魏之藏故當時以儒書秉禮之邦稱之孔子論政俗則曰魯一變至於道論禮樂則曰吾舍魯何適矣於是取魯史筆之削之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向使魯無所藏則聖人亦無從而案之也秦

雖焚滅詩書而圖籍亦藏於府中漢之所以得王天下者實是之賴而不專於馬上也九江本吳楚二國之地秦改為郡漢封黥布為九江王而名始著地數百里古諸侯之大國也附庸之邑有五擅廬阜之高挾番湖之險匯江漢之深山川之秀實甲於他郡是以人物之生其地者陸續之孝六歲而稱陶潛之節千載以仰陳競之義十八世而同居寓其地者豪邁如李謫仙放逸如史北海固間世人也而道喪千載

覺我後人則又有如宋之周夫子焉至若仕其地者漢灌嬰宋均晉陶侃庾亮唐狄仁傑白居易宋呂誨岳飛余崇龜魏了翁之輩皆章章在人耳目者典籍具存生者其秀之孕寓者其秀之感仕者其秀之合也惜乎元政不綱李忠文公支一木以扶大廈之顛而不克後遂為偽漢陳友諒所據唐煇赭山毒流赤水甚於祖龍之時正詩所謂周遺黎民靡有孑遺也尚何典籍誌記之足守哉我

太祖高皇帝破交諒定九江在辛丑之歲于茲蓋百二十餘年矣生理漸復人文漸興將有如昔之時而無與為景仰者於是因政之暇命儒官搜集五縣誌於殘失之遺而手自校集刻梓以示於世傳疑傳信俾生於斯寓於斯仕於斯者各夷考其實而師法之以無負是地山川之秀則所謂一變而至道者不有於斯藉乎於乎攷據不精遺陋或甚自愧學識之疏也然百年墜典一朝舉焉亦難矣後之繼筆者取以為

傳案未必無一助協成是事同寅楊公琰吳公經也

又

楊守陟 翰林學士

治有務不知務曰盲盲則民欺不能務曰懦懦則民侮知之能之而不肯務曰急急則民玩盲非學不明懦非勇不立急非誠不勵世之為治者民欺焉侮焉玩焉曰民之梗果梗乎抑盲乎懦乎急乎學明於中勇行於外誠守於久而致治之職盡矣吾於九江太守童侯之為治而論及此太守古諸侯之職即漢宣

帝所謂興我共理天下之二千石也我 國家尤重
其選選於內必下大夫之賢也選於外必州牧守之
尤也侯以名進士先守直隸祁州以能績聞當寧遷
今職於九江將踰六年矣九江江右要衝之地以土
則瘠以民則寡以政則繁以俗則敝侯為之一二年
之後野無不毛之地市無無告之人庭無不直之獄
城隍高之深之壇社崇之飭之祀事豐之潔之治署
新之拓之學校興之復之人材作之起之衢道修之

平之輿梁成之固之材需公羨力役時暇士不知其
瘠民不知其寡政不知其繁俗不知其敝也六年猶
三年也三年猶一二年也謂九江之民不欺不侮不
玩非也欲欺欲侮欲玩之而不得也侯之學有以明
其務而勇有以行之誠有以久之也今年述職京師
謂予曰九江入我國朝版籍殆百二十餘年郡之典
籍誌記無一之足徵詎非缺典乎吾分符其地搜拾
殘餘之中得誌一集卷凡十四目凡十條凡七十子

我鄉之文宗也曷為我序之予曰誌即史也史者記事之書侯之心蓋欲記古人所務之事考今日所務之事也於乎以侯之心推之而但可守九江一郡矣乎

舊志後序

陸紳奉新教諭

誌未史有史之法也修誌在眼亦在手眼翳孔墨者孟同道矣手曲丁儀丁虞無傳矣手無曲易不乞米如陳壽而已眼無翳難不有大學問大識見窺入司

馬班范之涯淡執鞭素臣而親聆素王謦咳之首於絕筆之下者未有不為人所議也予友九江太守童侯命一府五邑儒官纂修五邑之誌為郡誌既成卷矣遣使聘紳校正以刻于梓首以前二者弊為言而曰毋使人議以災我木予笑曰彼亦要有如是之眼與手以議人人乃比戈否而喋喋之言如寶燕石鄭腊而哂賈胡之龐全何較之為於是即於府內空宇擇吉發凡提綱挈目十日而草創又十日而草成其

卷目有十首之以郡土誌誌為郡而修也郡土之外山川為大故山川次之次宦蹟以有郡土始著宦蹟也次人物以有山川始鍾人物也宮室宦蹟之所出故次之兵衛人物之所扞也故次之古跡陵墓存其迹不使忘耳寺觀仙釋備其教不使遺耳詩者八誌之葩萼也以得性情之正者為美文者八誌之根源也以關名教之重者為先如是而書之去之如是而詳之畧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甲戌己丑夏五郭公

任其然也不敢一字美不敢一字刺大眼目大手段之人決天機於驪黃牝牡之外者自有公論紳敢私執以為是而大言以誇諸人乎預是事者庠士高贊何銘黃宗黃春四人也太守公序於前矣紳不揣復識此於卷後者後經終義之遺意例見發凡皆太守公之教也

九江府志後序

古者列國必有史官掌記時政後世郡邑雖非封國之比然得專祀社稷山川之神儼然古諸侯也豈可無紀述邪廣陵篤齋何公以南京太僕寺少卿改江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飭兵九江公餘稽古嘗以舊志遺謬為缺典郡守東侯漢曰此某責也方欲舉行而有南

九江府志後序

一

昌之調茲馮侯曾繼郡慨然以此為為政之所先如請于公遣聘幣至鏡山屬予秉筆終其事焉予何人斯而敢當此辭至再公手教益堅於是幡然曰匡廬在念久矣茲顧沮邪遂乘舟下石門越浮梁至番之芝山驛風雨交作意又索然頃之篤齋公舟適至遂挈以徃豈非類合有此行邪經都昌舍舟而輿凡

二百里抵九江城所謂匡山彭蠡鹿洞濂溪
諸名勝皆獲親歷平生幽抱愜矣慰矣竊心
語不知何以副公所委之萬一邪明日馮侯
與郡貳姜君輅節推張君得麟設宴開局文
士畢集鄉宦則行人王君汝賓鄉舉則柳子
邦傑陳子守仁何子貫陳子必升陳子守信
庠彥則劉徽黃獻歐陽國光王用余文獻又

九江府志後序

二

延莆田逸士葉綸共分硯席對讀則儒士羅
締於允訛者正之遺者補之略者詳之不經
者刪去之而又條具而例合之邑分而郡總
之故予得因群力以為力取衆長以為長兩
踰月而告成焉謹序于末曰自昔方輿有圖
有志所以資政治也非但備遺忘廣見聞而
已蓋計田賦而知公斂之厚薄因物產而知

民生之豐儉察宦蹟而知吏治之得失論人
物而知士習之淳正俗尚之澆淳至若興學
校以明禮義表忠節以勸風化嚴祀典以敬
鬼神與夫據形勝飭兵防以備四方之警舉
可按圖而知然則志之繫於治體不亦重且
大哉雖然斯志也非篤齋公力主之馮侯克
成之姜張二君輔翼之一時清才遠識德侔
而道合言聽而氣同則予以病夫退叟亦惡
得掛名圖牒與青雲諸君子分尺寸之功於
千里之外也哉

嘉靖六年丁亥仲冬長至日鏡山居士李泚
謹序